

烏克蘭的族群政治*

謝國斌

興國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

烏克蘭乃是位於歐洲與俄羅斯邊境之地的新興國家，從宏觀的歷史視角觀之，它一直受到歐洲與俄羅斯的雙重影響，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族群的組成等層面。本文聚焦於族群議題，試圖對烏克蘭的多元族群進行描述性的分析，並嘗試從族群政治的觀點來析論近來烏克蘭的政治紛擾。重要發現包括：（1）烏克蘭的族群數量超過 130 個，然而其紛擾主要集中在烏克蘭族（約佔 77.8%）和俄羅斯族（約佔 17.3%）的對立上；（2）烏克蘭族和俄羅斯族的對立主要包含了國家認同的差異、民族主義的差異、與俄羅斯和西方國家關係的差異，以及對俄羅斯語態度的差異等。（3）從 1991 年獨立建國迄今，兩大族群的關係有逐漸惡化的趨勢，南部的克里米亞已經於 2014 年宣布獨立並加入俄羅斯，而俄羅斯族聚集的東烏克蘭各省則陷入內戰與分裂的危機，且短期內看不到緩和的跡象。

關鍵詞：烏克蘭、族群政治、國家認同

壹、烏克蘭族群的組成¹

烏克蘭一詞的字面意義是「在邊緣」(on the edge)的意思(Birch, 2000: 1018)，長久以來它就是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邊境之地(border region)。也正因為如此，在歐洲諸國與俄羅斯強權的夾縫中，不但造就了烏克蘭豐富而多樣的歷史與文化，也讓烏克蘭出現了多元化的族群組成(Lakiza-Sachuk & Melnychuk, 1998: 111)。根據 2001 年的普查資料(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烏克蘭境內有超過 130 個族群，不過較大者僅有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其餘少數族群人口比例都不到 1%，包括白俄羅斯人、韃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摩達維亞人、波蘭人等。

烏克蘭的族群分界線交錯有語言、文化、歷史經驗、種族等因素，因此無論是外界對族群的分類，或者人們自己的族群認同，其實仍充滿彈性的族群選擇(ethnic option)空間，尤其對於混血人口或雙語人口更是如此(Pirie, 1996)。根據 1989 年的官方人口調查資料，烏克蘭的主要族群組成有三：烏克蘭族佔 72.7%、俄羅斯族佔 22.1%，其他少數民族²合計約 5%；在同樣一分調查資料裡，又依照母語(native language)使用情形而將烏克蘭公民分成兩大族群，分別是烏克蘭語群(有 66%)以及俄羅斯語群(佔人口 31%，包含烏克蘭族)(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2001; Fournier, 2004: 419)。

據此，有些學者乾脆把民族和語言同時納入考量，而將烏克蘭的族群分成烏語烏克蘭族(Ukrainian-speaking Ukrainians)、俄語烏克蘭族

¹ 本論文發表於 2014 年 9 月 13 日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的「動亂中的烏克蘭」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202 演藝廳，2014/9/13。

² 族群(ethnicity)與民族(nation)是兩個具有不同意義的辭彙，雖然它們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性。族群與民族指的都是一種人群團體，不過族群一詞較強調文化及情感方面的意義，以追求國家的承認為重要目標；但民族一詞則具備高度的政治性，希冀在國際體系上享有某種程度的權利(Calhoun, 1993)，其成員的行動常與民族自決或獨立有關，也可能會演變成民族主義運動(Eriksen, 1993)。烏克蘭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殆無疑義，這些族群也都擁有自己特殊的語言、文化、歷史經驗等；然而，從近年來紛擾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分離主義的情形來看，烏克蘭各族群也具備充分的「民族」特質。從各種文獻來看，將烏克蘭各族以族群稱呼者有之，以民族稱呼者也有之，基於行文需要，本文亦會視文獻的引用與使用的時機交互使用族群與民族這兩個詞彙。

(Russian-speaking Ukrainians)、俄羅斯族³(Russians)、其他(other)等族群(Pirie, 1996)。由於多數的烏克蘭公民都具備一定程度的雙語能力，因此要據此區辨人口比例並不容易，相關研究對語言群的區辨指標包括「日常溝通用語」和「家裡的偏好用語」等，不同的定義調查出的人口比例多少會有所出入。

根據 Arel 和 Khmelko 在 1996 年的研究 (Arel & Khmelko, 1996: 86；引自 Fournier, 2004: 419)，以烏克蘭語為偏好語的烏克蘭族(Ukrainophone Ukrainians, UU)有 40%，以俄語為偏好語言的烏克蘭族(Russophone Ukrainians, RU)有 33.5%，而以俄語為母語的俄羅斯族(Russophone Russians, RR)則有 21.5%。由此觀之，若僅以語言群來區分烏克蘭，烏克蘭語群(Ukrainophone)僅佔 40%，而俄羅斯語群(Russophone)則高達過半的 55% (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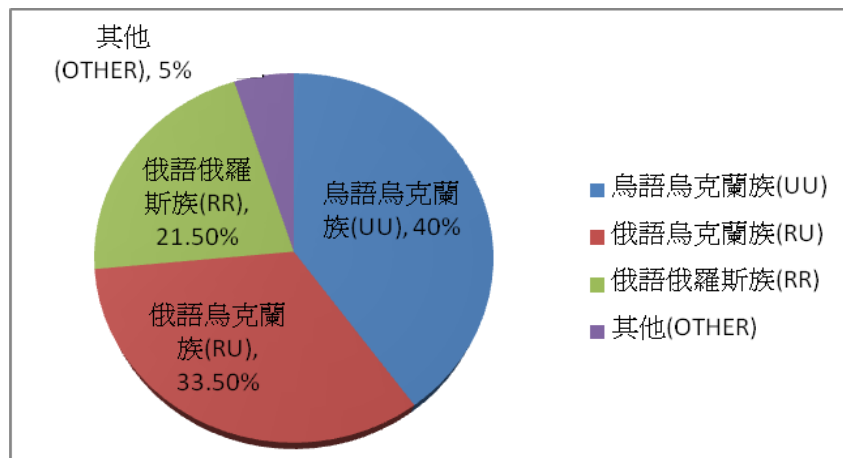


圖 1：烏克蘭主要語言使用人口比例

不過，近年來烏克蘭人口組成有了些許的變化。首先是總人口的減少，2014 年的估計總口大約是 4,400 萬左右 (CIA, 2014)，比 2001 年的普查⁴數

³ 還是有極少數的俄羅斯族以烏克蘭語或其他語言為母語，因此有些學者還是會特別針對語言而將講俄語的俄羅斯族分類為「俄語俄羅斯族」(Russian-speaking Russians)，但 99% 的俄羅斯族以俄語為母語，因此也有些學者就不多此一舉，而逕稱其為俄羅斯族。

⁴ 下次普查預定於 2016 年舉行。

量 4,800 萬少約 400 萬人，比 1989 年時的 5,100 多萬人更是銳減 700 萬人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在人口組成方面，根據 2001 年的普查資料，烏克蘭族約佔總人口的 77.8%，俄羅斯族為 17.3%；至於在語言偏好方面，以烏克蘭語為母語的人口約有 67.5%，以俄語為母語者約有 29.6%。與 1989 年的普查資料相較，2001 年的資料顯示，烏克蘭族人口的比例上升，俄羅斯族比例下降，而以烏克蘭語為母語的人口比例也上升，而以俄語為母語的人口比例則下降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這種人口組成趨勢似乎可以解釋成烏克蘭政府的烏克蘭化 (Ukrainisation) 政策的成效，⁵ 但也可能是為了烏克蘭化的成效而在調查統計上作了彈性的調整所致。

貳、烏克蘭各區域的族群差異

從地理位置來看，烏克蘭各族群分佈有顯著的地理差異性 (詳見表 1)。在烏克蘭的 27 個省級行政區裡，除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和塞凡堡特別市 (The city of Sevastopol) 之外，烏克蘭族在烏克蘭各個省級行政區都佔有人口過半的優勢；而俄羅斯族則在克里米亞半島有人口過半的優勢，在東部和南部鄰近俄羅斯各地則有二到四成的顯著人口比例。然而，在語言使用上，俄羅斯語在克里米亞、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各地都有至少超過七成的高使用率，而烏克蘭語使用人口則集中在烏克蘭的中西部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至於少數民族比較顯著的區域除克里米亞半島之外，主要集中在西部邊境之地。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約有 24 萬的韃靼人 (佔該地人口 12%)；在西部邊境的外喀爾巴阡省 (Zakarpattia) 有匈牙利人約 15 萬 (佔該省總人口 12%)；在西南邊境的敖得薩省 (Odesa)，約有 15 萬的保加利亞人 (佔該省人口 6.1%) 以及 12 萬的摩達維亞人 (佔該省人口 5%)；最後在西部

⁵ 例如學者 Eduard Ponarin 於 2000 年的文章即預言烏克蘭境內俄羅斯族人口比例在下次普查裡會減少，而他認為減少的理由除了因為人口外流以及死亡之外，俄羅斯人重新認同 (re-identify) 自己是烏克蘭人也是重要因素 (Ponarin, 2000: 1540)。

邊境的切爾諾夫策省（Chernivtsi），約有 11 萬的羅馬尼亞人（佔該省人口 12.5%）以及 7 萬多的摩達維亞人（佔該省人口約 7.3%）。

表 1：2001 年烏克蘭各省級行政區族群分佈情形

地理區	行政區	總人口（千人）	烏克蘭族	俄羅斯族	其他
克里米亞半島	The city of Sevastopol'	377.2 (100.0)	84.4 (22.4)	270.0 (71.6)	22.8 (6.0)
	Republic of Crimea	2,024.0 (100.0)	492.2 (24.3)	1,180.4 (58.3)	351.4 (17.4)
東烏克蘭	Luhans'k	2,540.2 (100.0)	1,472.4 (58.0)	991.8 (39.0)	76 (3.0)
	Donets'k	4,825.6 (100.0)	2,744.1 (56.9)	1,844.4 (38.2)	237.1 (4.9)
	Kharkiv	2,895.8 (100.0)	2,048.7 (70.7)	742.0 (25.6)	105.1 (3.7)
	Zaporizhzhia	1,926.8 (100.0)	1,364.1 (70.8)	476.8 (24.7)	85.9 (4.5)
	Dnipropetrovs'k	3,561.2 (100.0)	2,825.8 (79.3)	627.5 (17.6)	107.9 (3.1)
南烏克蘭	Odesa	2,455.7 (100.0)	1,542.3 (62.8)	508.5 (20.7)	404.9 (16.5)
	Mykolaiv	1,262.9 (100.0)	1,034.5 (81.9)	177.5 (14.1)	50.9 (4.0)
	Kherson	1,172.7 (100.0)	961.6 (82.0)	165.2 (14.1)	45.9 (3.9)
中烏克蘭	The city of Kyiv	2,567.0 (100.0)	2,110.8 (82.2)	337.3 (13.1)	118.9 (4.7)
	Sumy	1,296.8 (100.0)	1,152.0 (88.8)	121.7 (9.4)	23.1 (1.8)
	Kirovograd	1,125.7 (100.0)	1,014.6 (90.1)	83.9 (7.5)	27.2 (2.4)
	Poltava	1,621.2 (100.0)	1,481.1 (91.4)	117.1 (7.2)	23.0 (1.4)
	Kyiv region	1,821.1 (100.0)	1,684.8 (92.5)	109.3 (6.0)	27.0 (1.5)
	Cherkasy	1,398.3 (100.0)	1,301.2 (93.1)	75.6 (5.4)	21.5 (1.5)
	Zhytomyr	1,389.3 (100.0)	1,255.0 (90.3)	68.9 (5.0)	65.4 (4.7)
	Chernihiv	1,236.1 (100.0)	1,155.4 (93.5)	62.2 (5.0)	18.5 (1.5)
	Khmel'nyts'kyi	1,426.6 (100.0)	1,339.3 (93.9)	50.7 (3.6)	36.6 (2.5)
	Vinnysia	1,763.9 (100.0)	1,674.1 (94.9)	67.5 (3.8)	22.3 (1.3)

地理區	行政區	總人口 (千人)	烏克蘭族	俄羅斯族	其他
西烏克蘭	Chernivtsi	919.0 (100.0)	689.1 (75.0)	37.9 (4.1)	187.9 (20.9)
	L'viv	2,606.0 (100.0)	2,471.0 (94.8)	92.6 (3.6)	42.4 (1.6)
	Rivne	1,171.4 (100.0)	1,123.4 (95.9)	30.1 (2.6)	17.9 (1.5)
	Zakarpattia	1,254.6 (100.0)	1,010.1 (80.5)	31.0 (2.5)	213.5 (17.0)
	Volyn'	1,057.2 (100.0)	1,025.0 (96.9)	25.1 (2.4)	7.1 (0.7)
	Ivano-Frankivs'k	1,406.1 (100.0)	1,371.2 (97.5)	24.9 (1.8)	-
	Ternopil'	1,138.5 (100.0)	1,113.5 (97.8)	14.2 (1.2)	10.8 (1.0)

資料來源：整理自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烏克蘭如此特殊之民族和語言分佈，其實和烏克蘭的發展歷史和被殖民歷史等息息相關 (Lakiza-Sachuk & Melnyczuk, 1998: 111)。從歷史背景來看，烏克蘭大致上可分成五大歷史區 (詳見表 2)，各區的族群組成、語言使用情形、歷史經驗、政治立場等，多少都有所不同 (Birch, 2000)。分述如下：

表 2：烏克蘭的歷史區域和當代行政區對照表

歷史區域	當代省分
前哈布斯堡王朝領土	L'viv、Ternopil'、Ivano-Frankivs'k、Chernivsti (西部)、Zakarpattya
沃里尼亞	Volyn'、Rivne
聶伯河右岸	Kyiv city、Kyiv oblasti、Vinnyts'ya、Zhytomyr、Kirovohrad、Khmel'nyts'kyi、Cherkasy、Chernivsti (東部)
聶伯河左岸	Poltava、Chernihiv、Sumy、Kharkiv、Luhans'k、Donets'k、Dnipropetrovs'k、Zaporizhzhya (北部)、Kherson (北部)、Mykolaiv (東北部)
前鄂圖曼帝國領土	Zaporizhzhya (南部)、Kherson (南部)、Mykolaiv (西南部)、Odesa、Crimea

資料來源：Birch (2000: 1019)。

1. 前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 的領土：烏克蘭境內屬前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者包含 L'viv、Ternopil'、Ivano-Frankivs'k、Zakarpattya、

和 Chernivsti 西部等地。在歷史上為 Galicia、Transcarpathia 和 Bukovyna 等地。哈布斯堡王朝於一次世界大戰崩解，而將此三地分別歸給波蘭、捷克和羅馬尼亞，而二次大戰期間隨著德國的衰退在 1944 年為蘇聯所兼併（Birch, 2000: 1019）。從歷史來看，此地受歐洲各國的影響頗深，在族群、文化以及歷史經驗上有其獨特性。

2. 沃里尼亞（Volhynia）：烏克蘭境內屬沃里尼亞的行政區包含 Volyn' 和 Rivne 兩省，過去歷史上長期為波蘭領土，直到 18 世紀末葉波蘭分裂時才逐漸被帝俄所兼併。此地有西方統治的經驗，但已被俄羅斯統治百餘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此地實施蘇維埃化（Sovietisation）時曾經遭受過殘酷的對待，當時與波蘭進行大量人口交換，也有許多烏克蘭族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Birch, 2000: 1020）。因此，可想而知此地的烏克蘭族對於蘇聯的殖民經驗並不是太美好。
3. 聶伯河右岸（Right Bank）：聶伯河貫穿烏克蘭中部流入黑海，因此聶伯河右岸包含今日烏克蘭之首都基甫（Kyiv）以及 Vinnyts'ya、Zhytomyr、Kirovohrad、Khmel'nyts'kyi、Cherkasy、以及 Chernivsti 東部等地。聶伯河右岸在歷史上為波蘭的一部分，直到 1793 年才為帝俄所併，不過直到 19 世紀末葉，右岸大部分土地仍掌控在波蘭地主手中，而耕種的農民則是烏克蘭族。此地於 1922 年蘇聯成立時即加入烏克蘭蘇維埃，因此並無沃里尼亞那種被強迫蘇維埃化的悲慘經驗（Birch, 2000: 1020）。
4. 聶伯河左岸（Left Bank）：此處包含今日的 Poltava、Chernihiv、Sumy、Kharkiv、Luhans'k、Donets'k、Dnipropetrovs'k、Zaporizhzhya 北部、Kherson 北部、和 Mykolaiv 東北部等地。此地為烏克蘭傳統領域，然烏克蘭與俄羅斯於 1654 年簽訂了『培瑞雅斯拉夫條約』（*Treaty of Pereyaslav*）而與俄國統一（Birch, 2000: 1020）。換言之，從 1654 年迄今左岸已經屬俄國領土超過三百多年的歷史，因此俄羅斯的人口、語言、文化、歷史等對此地有極其深入的影響，從超過八成的人以俄語為母語即可看出端倪。

5. 前鄂圖曼帝國 (Ottoman) 領土：此地分佈在今日烏克蘭南部和克里米亞半島，行政區包括 Zaporizhzhya 南部、Kherson 南部、Mykolaiv 西南部、Odesa、和 Crimea 等地。帝俄在 18 世紀向外擴張領土之際，其除了從波蘭手中獲得沃里尼亞之外，同時亦從鄂圖曼帝國獲得這些土地。此地為草原地，在俄國兼併之前尚未開發，尤其內陸的部分，但從 19 世紀末開始帝俄積極對此地開發，因此快速的移民聚落以及工業化等在帝俄末期已經有顯著的成效，當時俄羅斯移民人口數已經成長七倍 (Birch, 2000: 1020)。從歷史經驗可知，此地的俄羅斯裔也佔了顯著的人口比例。

叁、多元族群下的建國工程

烏克蘭於 1991 年 8 月 24 日宣佈脫獨立建國。在族群分歧的條件下，各地也有其歷史經驗、經濟、族群等各種差異，然而在 1991 年 12 月 1 日的烏克蘭獨立公投裡，烏克蘭的 24 個省 (*oblasti*)、2 個特別市，以及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所有省級行政區全數達到過半的門檻，整體烏克蘭高達 90.32% 的選民支持獨立 (詳見表 3)。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得知，即使在俄羅斯人佔多數的克里米亞半島，脫離蘇聯成立一個獨立的新國家確實受到當時大多數烏克蘭公民的支持。吾人以為這應當有其歷史因素，畢竟當時的蘇聯經濟狀況不好，在即將解體的情境下，人們為了追求經濟的解套，而選擇了獨立一途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隨著烏克蘭的獨立，一方面經濟困難並沒有獲得顯著的改善，另一方面烏克蘭在國家建立 (*state building*) 與民族建立 (*nation building*) 的過程當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想像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也有不同的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這勢必導致族群關係的緊張，甚至國家的動盪與分裂 (Shulman, 2005)。據調查，在烏克蘭獨立後的第二年 (也就是 1993 年)，一份民意調查報告指出，當時受訪者支持烏克蘭獨立的比例僅剩下 46.8% (Solchanyk, 1994: 65)，與 1991 年的獨立公投獲得 90.32% 的支持率有天壤之別。

表 3：1991 年烏克蘭獨立公投各地支持獨立比例*

東烏克蘭		西烏克蘭	
Donets'k	83.90 (43.6)	L'viv	97.46 (7.2)
Luhans'k	83.86 (44.8)	Ivano-Frankivs'k	98.42 (4.0)
Zaporizhzhya	90.66 (32.0)	Ternopil'	98.67 (2.3)
Dnieproptrovs'k	90.36 (24.2)	Volyn'	96.32 (4.4)
Kharkiv	86.33 (33.2)	Rivno	95.96 (4.6)
南烏克蘭		Zakarpattya	92.59 (4.0)
Crimean ASSR	54.19 (65.6)	Chernivtsi	92.78 (6.7)
Odessa	85.38 (27.4)	特別市	
Kherson	90.13 (20.2)	Kiev	92.88 (20.9)
Mykolaiv	89.45 (19.4)	Sevastopol'	57.07 (74.4)
中烏克蘭			
Kieve	95.52 (8.7)		
Poltava	94.93 (10.2)		
Chernihiv	93.74 (6.8)		
Sumy	92.61 (13.3)		
Cherkasy	96.03 (8.0)		
Kirovohrad	93.88 (11.7)		
Zhytomyr	95.06 (7.9)		
Khmel'nyts'kyi	96.30 (5.8)		
Vinnytsya	95.43 (5.9)		

資料來源：Solchanyk (1994: 48)。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 1989 年俄羅斯族人口比例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是作者所加。

1991 年新獨立的烏克蘭除了面臨來自內部分離勢力的挑戰，也面臨來自俄羅斯這個重要他者 (significant other) 對其領土的野心，尤其是對克里米亞以及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許多俄羅斯族聚居地方的覬覦。其實，從俄羅斯的觀點來看，主流的俄羅斯政治思想從來不認為烏克蘭是一個國家，而是「小俄羅斯」(Little Russia)，烏克蘭人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個分支而已。例如著名俄羅斯文學家別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1811-48) 曾經寫道：「小俄羅斯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因此嚴格來說他沒有自己的歷史……小俄羅斯的歷史是一個匯入俄羅斯歷史的小河，小俄羅斯永遠只是一個部落，而非一個國家。」(引自 Solchanyk, 1994: 49)

把烏克蘭當成「小俄羅斯」不僅是俄羅斯的觀點，也是許多在烏克蘭境內俄羅斯族的觀點，因此俄羅斯族較不贊成烏克蘭的獨立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據 1989 年的普查資料，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約有 1,130 萬人，佔烏克蘭總人口約 22%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Solchanyk, 1994: 47)。在克里米亞，不但俄語是主流語言，俄羅斯族也在人口上佔絕對多數；不過，在頓巴斯盆地 (Donbass) 和南烏克蘭等地，俄語雖然也是主流語言，但俄羅斯族並沒有佔過半的多數，例如在 Donets'k 俄羅斯族有 43.6%，在 Luhans'k 俄羅斯族有 44.8%；在南烏克蘭的情形，俄羅斯族人口比例大概僅有二至三成左右，例如在 Odessa 有 27.4%，在 Kherson 有 20.2%，在 Mykolaiv 僅 19.4%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Solchanyk, 1994: 59)。從 1991 年獨立公投的支持率來看，俄羅斯族較多之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確實也反映出較低的支持率。

特別值得注意的包括克里米亞半島和外喀爾巴阡省 (Zakarpattya) 的民族主義發展。克里米亞於 1954 年蘇聯時期，為了慶祝烏克蘭與俄羅斯統一 300 週年紀念 (1654 年簽約)，而從俄羅斯劃分給烏克蘭，半島上包含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塞凡堡特別市兩個省級行政區，兩地都是烏克蘭所有省級行政區裡，俄羅斯人是佔過半多數的地區。根據 1989 年的統計數據，半島上的俄羅斯族人口達 67.04%，而烏克蘭族僅有 25.75%，其中又有高達 47.4% 的烏克蘭族以俄語為母語 (Solchanyk, 1994: 50)。換言之，若以語族 (language group) 來劃分，克里米亞半島的「俄語人口」人口更高達 79.25% 的比例。

語言因素確實在克里米亞半島發揮關鍵影響力，在 1989 年末當烏克蘭語正式成為烏克蘭的官方語言 (official language) 時，由於對「強制烏克蘭化」(forcible Ukrainisation) 的憂心，讓克里米亞出現支持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的聲音。不過，從實務面來看，俄語還是克里米亞最強勢的語言，而烏克蘭語無法與之匹敵，例如即使克里米亞有超過 60 萬的烏克蘭人，但烏克蘭語學校卻未曾存在於克里米亞，而烏克蘭語電視與廣播每週分別僅有 10 分鐘與 20 分鐘的撥出時間 (Solchanyk, 1994: 50)。

外喀爾巴阡省則是烏克蘭最西部的省分，與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國接壤。此地曾經是匈牙利與捷克的領土，於 1945 年併入烏克蘭，因此即使烏克蘭人佔有 78.4% 的絕對多數，但亦有 12.5% 的匈牙利人居住此地。此地有自治運動，由 Society of Carpathian Ruthenians 領導，其拒絕承認 1945 年蘇聯與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將此地併入烏克蘭的決議，僅承認 1938 年慕尼黑條約(Munich Treaty)將捷克解體，並成立 Subcarpathian Ruthenia 自治共和國。此組織認為 Ruthenian 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屬西斯拉夫，而與東斯拉夫的烏克蘭民族有所不同 (Solchanyk, 1994: 62)。

整體而言，烏克蘭基甫當局對於各少數民族的地方勢力採取的是和解政策 (accommodation policy)，一方面承認少數族群的權利，另一方面則不容許任何分裂國家情形的存在 (Solchanyk, 1994: 65)。這樣的政策從烏克蘭獨立建國之初即採行，並見諸許多建國文獻以及重要談話裡，例如在 1990 年的第二國會 (Second Congress)，他們即以准許讓所有烏克蘭境外無祖國的少數民族領土自治 (territorial autonomy)，而其他民族則享有文化自治權 (cultural autonomy)；而在烏克蘭宣佈獨立之後，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Presidium of the Ukrainian Supreme Soviet) 即宣布所有民族的權利獲得確保，而當時內閣的民族事務委員會 (Committee on Nationalities Affairs of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也做出了類似的談話。在烏克蘭國會方面，1991 年 11 月 1 日提出了『烏克蘭各民族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Nationalities of Ukraine)，並於 1992 年 6 月 25 日通過『論烏克蘭少數民族法』 (On National Minorities in Ukraine) (Solchanyk, 1994: 65)。

烏克蘭基甫當局以及各政黨的立場上，他們其實特別關注俄羅斯族的感受，畢竟俄羅斯族佔了總人口的兩成，而且他們有強大且具領土野心的俄羅斯祖國可以當靠山。因此，基甫當局在獨立之初就特別強調烏克蘭的獨立絕不會傷害到俄羅斯族以及講俄語的人口，例如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查克 (Leonid Kravchuk) 於烏克蘭宣佈獨立前夕於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真理報》 (Pravda) 宣告 (Solchanyk, 1994: 65)：

我想指出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不應與波羅的海諸國的俄羅斯人相提並

論，在烏克蘭他們是原住民，他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居住數百年……我們不允許對他們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俄語這張牌不應該被玩弄，因為那是危險的遊戲。

在烏克蘭獨立之初，重要部會首長如國防部長以及檢查總長等也都由俄羅斯人擔任。而在『烏克蘭各民族權利宣言』裡也指出，烏克蘭提供各民族聚集區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該語言權利等同於使用烏克蘭語的權利；此外，所有公民皆有使用俄語的權利（Solchanyk, 1994: 65）。烏克蘭建國之初的主要政治領袖都強調，「烏克蘭是各民族 of 烏克蘭」（Ukraine for all its peoples），而不僅是烏克蘭人的烏克蘭。此成效直接反映在 1991 年 12 月的獨立公投上，高達九成的公民支持烏克蘭獨立。然而，隨著獨立後經濟情勢的持續惡化，各族群以及各地區的矛盾也跟著浮現，兩年後的民調顯示，僅剩下 46.8% 的公民支持烏克蘭獨立（Solchanyk, 1994: 65）。

肆、分歧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nationalism）簡單來說就是一種認為我們是同一國的一種信念或想像（Anderson, 1991）；而這種信念或想像可能是根據客觀的事實，但也有可能是為了政治意識形態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迷思（myth）。雖然歷史學家對於打破政治迷思並找出原初的史實感到興趣（Hobsbawm, 1998），但必須聲明的是，本文所要處理的僅有當代烏克蘭人有甚麼樣的民族主義信念或想像，至於其信念是否符合原初的歷史事實並不重要，也不影響本論文的分析。

從理論來看，世界上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可分成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與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兩條路線（Kohn, 1946）。在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家裡，連結「我們是同一國」的信念特色包括：住在同一個領土、相信同一套政治思想、擁有共同的公民資格、享有同一套政治制度、願意或同意成為同一民族的人，此民族主義路線以西歐和美國等先進民主國家為代表。至於族群民族主義路線則以東歐、前蘇聯和亞洲各國為代表，連結「我們是同一國」的信念特色包括：

共同的祖先、文化、語言、宗教、傳統，以及種族等 (Shulman, 2004: 35)。

烏克蘭獨立建國已有二十餘年，然而迄今其仍然面臨族群分歧以及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定位不清的困擾。根據美國政治學者 Stephen Shulman (2004) 的研究，他認為烏克蘭的國家認同定位可從其民族主義的發展路線而分成公民國家認同 (civic national identity)、烏克蘭族國家認同 (ethnic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以及東斯拉夫國家認同 (Eastern Slavic national identity) 等三種情結。在烏克蘭三股不同的國家認同情結裡，Shulman 認為以公民國家認同最強，其次是東斯拉夫國家認同，最後則是烏克蘭族國家認同 (Shulman, 2004: 36)。

所謂的公民國家認同指的從公民民族主義發展出來的國家認同情結，是理性的、自願性的、民主的，而不是狹隘的族群或民族情結。若從 1991 年年底的烏克蘭獨立公投得到九成的高支持度來看，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當時大多數的烏克蘭公民是將族群情結拋諸腦後的，而「想像」著美好而獨立的新烏克蘭國的到來，此時烏克蘭的公民國家認同情結高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烏克蘭的獨立並沒有如大家想像中美好的時候，族群差異等各種社會分歧矛盾就不斷湧現在烏克蘭的政治議題裡，而國家認同情結則有轉向較為情感性的族群國家認同的情形。

烏克蘭族國家認同情結與東斯拉夫族國家認同情結，其實反映出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兩大族群之間的複雜民族主義情結 (Lakiza-Sachuk & Melnychuk, 1998; Shulman, 1998, 2004)。兩者無論在客觀的條件與主觀的認知上，都存有不少歧異。在客觀條件上，俄羅斯族聚居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都市化程度、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都比烏克蘭族好 (Lakiza-Sachuk & Melnychuk, 1998; Bremmer, 1994: 266)。在主觀的凝聚認同指標上，兩者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歷史詮釋、文化成分、語言差異的認知，國內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層面，也都有顯著的差異 (見表 4)。詳述如下：

表 4：烏克蘭的兩種族群國家認同情結

重要內涵	烏克蘭族國家認同	東斯拉夫國家認同
凝聚認同的指標	烏克蘭族、烏克蘭文化、烏克蘭語	東斯拉夫族、東斯拉夫文化、東斯拉夫語言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歷史	基本上不同	基本上相似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文化	基本上不同	基本上相似
烏克蘭和歐洲的文化	基本上相似	基本上不同
烏克蘭認同與俄羅斯認同	互斥、競爭	互補、相容
國內政策	偏好烏克蘭族的語言、文化、歷史、符號等。	平等對待東斯拉夫各族（烏克蘭族、俄羅斯族）的語言、文化、歷史、符號。
外交政策	西傾：與歐美國家較親近	東傾：與俄羅斯較為親近

資料來源：修改自 Shulman (2004: 42)。

一、烏克蘭族國家認同

烏克蘭族國家認同的基本信念是，認為烏克蘭族是烏克蘭的主要族群，因此其應該享有特殊的地位，而烏克蘭語以及烏克蘭文化也應該成為凝聚烏克蘭國的主要成分。此信念除了植基於烏克蘭族是人數最多的族群之外，更認為烏克蘭族具有傳統民族主義論述裡應該擁特殊權利的三個特色：原住性（indigenoussness）、殖民主義（colonialism）、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的主要論述要點如下（Shulman, 2004: 38-42）：

首先，從原住性來看，烏克蘭族是烏克蘭的主要原住民族，烏克蘭族的唯一母國就是烏克蘭國；而俄羅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除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和 Karaim 人之外）都是外來者，他們在烏克蘭並無長久的歷史根基。尤其是俄羅斯族還有鄰近且強大的俄羅斯祖國為其後盾，對烏克蘭的忠誠可議。

其次，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上，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認為兩國是處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關係，境內俄羅斯人是殖民者的後代而非自願性的移民，主流的俄羅斯語是殖民者留下來的，而俄羅斯的文化語言都是對

烏克蘭文化與國家認同的戕害，因此烏克蘭不但要去俄羅斯化（de-Russification），也需要有更積極的矯正作為（corrective measures）來復振烏克蘭族的文化和語言。

其三，歷史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殖民統治所帶來的俄羅斯化分裂了烏克蘭族，讓烏克蘭族出現了烏克蘭語群（Ukraino-phones）與俄羅斯語群（Russophones）兩個群體。俄語的盛行不是來自於自由的選擇的結果，而是帝俄以及蘇聯殖民統治的結果，因此俄語的使用以及俄語文化不具備歷史正當性。為了去俄羅斯化，政府應該在政策上賦予烏克蘭語特殊的地位，以利復振烏克蘭文化並重建烏克蘭認同。

在區別你我的差異下，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把俄羅斯視為主要的「他者」（other），而把歐洲視為「我們」（our）。他們認為烏克蘭屬於歐洲的一部分，在歷史上曾經與歐洲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有緊密的連結，而烏克蘭人也擁有個人主義、愛好自由、民主、容忍等歐洲人的特質。相對而言，俄羅斯與烏克蘭發展的路線顯著不同，而帝俄與蘇聯的殖民統治對烏克蘭造成了傷害、扭曲，也破壞了烏克蘭的歐洲文化成分。由於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人與歐洲人比較親近，因此在外交政策上也比較偏向歐洲與美國，而比較疏離俄羅斯與獨立國協（Shulman, 2004: 38-42）。

二、東斯拉夫國家認同

東斯拉夫國家認同的倡議者主要是俄羅斯裔，支持者則包含了俄語人口，而同屬東斯拉夫民族的俄國及其人民也相對支持烏克蘭發展此種國家認同。東斯拉夫國家認同情結基本上與烏克蘭族國家認同處於對立面，因此大致上可以從反論述來檢視東斯拉夫國家認同（Shulman, 2004: 38-42）。

首先，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是由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兩大東斯拉夫民族所組成，兩者具有共同的歷史與文化，而烏克蘭語和俄語是可以不經翻譯即可互相溝通的語言，因此要建立烏克蘭的國家認同是去融合這兩個東斯拉夫民族，而不是去挑撥兩者之間的情結與矛盾。至於俄羅斯語和文化，是烏克蘭社會裡完全在地化的成分，是烏克蘭語言文化的重要的根；而俄羅斯人已經在烏克蘭世居數個世紀，已經是烏克蘭的一部分，

而非是一般的少數民族或是外國的流離者。

其次，他們認為烏克蘭並非是一個單一族群文化的國家，而應該建構一個雙族群、雙語言、雙文化的國家，而東斯拉夫民族的概念可以融合兩者差異。其三，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是相似的，一方面烏克蘭境內的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是兄弟的關係 (brotherly relations)，另一方面烏克蘭和俄羅斯則是兄弟之邦，也是斯拉夫共同體 (Shulman, 2004: 38-42)。

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國是由兩個在歷史文化上親近的且平等的在地族群所組成的，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是值得被保存與發揚的，而不是將之去之而後快。既然烏克蘭和俄羅斯是本是同根生 (common cradle) 的兄弟之邦，彼此在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歷史經驗上都是血濃於水，因此無論是烏克蘭認同和俄羅斯人同都是相容的，烏克蘭人有俄羅斯認同不但是自然的，也是有正當性的 (Shulman, 2004: 41)。

至於在歐洲與俄羅斯的抉擇上，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當然與俄羅斯比較親近，俄羅斯是「我們自己人」，而歐洲才是「他者」。也因此，在外交政策上，烏克蘭也應該走親俄羅斯路線，而非跟歐美勾搭在一起 (Shulman, 2004: 41)。

伍、烏克蘭化與反烏克蘭化的激盪與紛擾

自從烏克蘭獨立建國以來，烏克蘭的族群政治始終以烏克蘭族和俄羅斯族為兩大有為者。首先，從烏克蘭的最高行政領袖總統來看，每屆任期五年，1991 年迄今已經進入第六屆⁶，總共出現過五位總統。在這五位總統裡，僅有雅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是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外交政策也走親俄路線；庫奇瑪 (Leonid Kuchma) 能連任兩屆總統，主要在於其走務實的經濟改革路線，他除了保持於歐美國家的關係外，也與俄羅

⁶ 第五屆總統雅努科維奇任期應該到 2015 年，但由於 2014 年烏克蘭發生革命，導致其提早下台，而後改選出第六屆總統普洛申科 (Petro Poroshenko)。

斯建立緊密的關係，這也是為何他能特別獲得俄羅斯族支持的原因（Lakiza-Sachuk & Melnyczuk, 1998: 121）；至於其餘總統則較為偏向烏克蘭族民族主義，在內政上走烏克蘭化的路線，而在外交上則向歐美國家傾斜（見表 5）。

因此，從總統的政治立場我們即可得知，1991 年迄今的烏克蘭的總統可謂擺盪在烏克蘭族民族主義和東斯拉夫民族主義之間，而其政治走向則在烏克蘭化與反烏克蘭化之間激盪。烏克蘭化與去俄羅斯化乃一體兩面，最重要的指標顯示在語言政策、歷史教育、以及外交政策上，而俄羅斯族的回應可從整合（integration）、發聲（voice）、和出走（exit）三個途徑來檢視（Bremmer, 1994: 263）。茲進一步說明如下。

表 5：烏克蘭歷任總統族群背景

總統（任期）	出生地（省）	族群	政治立場
Leonid Kravchuk (1991-94)	Rivne	烏克蘭族	烏克蘭族民族主義
Leonid Kuchma (1994-2005)	Chernihiv		務實經濟路線、歐俄等距
Viktor Yushchenko (2005-10)	Sumy	烏克蘭族	烏克蘭民族主義
Viktor Yanukovych (2010-14)	Donetsk	俄羅斯族	東斯拉夫民族主義
Petro Poroshenko (2014-)	Odessa	烏克蘭族	烏克蘭民族主義

資料來源：整理自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和 Wikipedia。

一、烏克蘭的語言議題

若以國家認同來看，俄語俄羅斯族自屬親俄的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而烏語烏克蘭族則是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至於俄語烏克蘭族的政治立場則是左右烏克蘭政局走向的關鍵勢力，也是兩大民族主義勢力拉攏的對象。對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而言，烏克蘭族人數超過七成，當然是烏克蘭的統治族群，只是有近半數的烏克蘭族已經被殖民主義戕害過深而俄羅斯化，因此他們也是亟需被矯治回來的一群人。然而，若從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若能獲得俄語烏克蘭族的認同，則俄語人口就會達到 55% 的多數，也能讓俄語的存在和俄羅斯族的地位得到穩固的保障（見圖 1）。

從 1991 年獨立迄今，烏克蘭的政局基本上就是搖擺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以及國家認同之間 (Shulman, 1998, 2004, 2005)，而且有朝烏克蘭族民族主義的路線傾斜的趨勢，畢竟要建立一個獨立自己的烏克蘭國，擺脫俄羅斯這個有野心的老大哥是有其實質與象徵意義的。因此，烏克蘭政府雖然還是宣示其保障俄羅斯族的利益以及俄語族群的權利，然而賦予烏克蘭語國家語言 (state language) 的地位，讓烏克蘭的文化與歷史烏克蘭化，並且去俄羅斯化為其重要之民族打造 (nation building) 的目標。根據 1996 年制訂的『烏克蘭憲法』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第 10 條規定：

烏克蘭的國家語言是烏克蘭語，國家必須確保烏克蘭語在整個烏克蘭領土內之任何社和生活領域之全面發展與功能。在烏克蘭，俄語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的自由發展、使用以及保護獲得保證。

相對而言，以俄羅斯族為主的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當然會出現反烏克蘭化的論述，力陳俄羅斯歷史、文化、語言存在於烏克蘭的正當性與必要性。而反對烏克蘭化的論述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層面 (Fournier, 2002: 425-26)。

首先，反對人為的民族分裂。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同為東斯拉夫民族，任何人為的民族劃分都是一種具政治目的的挑釁。烏克蘭語和俄羅斯語在不需翻義的情況下即可互相溝通，而俄羅斯人也從來沒有和對烏克蘭人在文化上區隔你我，事實上俄羅斯對保存烏克蘭的文化免於西方的影響更有其貢獻 (Fournier, 2002: 424)。

其次，反對次等 (inferior) 的烏克蘭語為國家語言。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認為，烏克蘭超過三百年的時間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語早已經是烏克蘭大多數人民的母語。他們更進一步認為把烏克蘭語提升至國家語言的地位是不智之舉，因為他們認為烏克蘭語是比俄羅斯語次等的語言，是被波蘭、立陶宛、韃靼人等征服者所修改過的俄語 (Fournier, 2002: 424)。

從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的論點來看，他們認為烏克蘭語的缺點包括：
(1) 烏克蘭語的語彙比俄語少三分之一，無法應用到所有的現代生活。
(2) 烏克蘭語是中世紀鄉村居民大眾口語，因此沒有城市生活相關的語彙。
(3)

所有的科學知識與科學用語都是從俄羅斯傳入烏克蘭，烏克蘭的知識份子也偏好用俄語（Fournier, 2002: 425）。在 1997 年來自東烏克蘭頓內次克（Donetsk）寫給當時總統庫奇瑪的一封信寫道（Fournier, 2002: 425-26）：

一個文明國家怎麼可以拒絕完美的俄羅斯語，而改把原始粗俗的鄉村語言變成國家語言？把俄語改成烏克蘭語猶如把彩色電視改回黑白電視一樣。把烏克蘭語變成國家語言就是把烏克蘭變成一個農民國家。

換言之，東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反對把烏克蘭語當成國家語言，除了因為害怕俄羅斯語被邊緣化之外，更隱含有對烏克蘭語蔑視之情。

其三、反對把俄羅斯語視為外國語言。從東斯拉夫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他們認為烏克蘭政府雖然表面上保護俄語的使用，但實際上卻認為俄語是外來語言，也把俄羅斯族當成次等公民。因此，去除俄語的「外國性」（foreignness）並增添其「原住性」是其論述的重點之一，他們認為既然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以俄語為主要語言，這些人都以「外國語言」溝通豈不荒謬，所以俄語根本不是外國語言，而是烏克蘭的本土語言。

其四、反對消滅俄羅斯語言和文化。論者認為烏克蘭化就是去俄羅斯化，最終結果就是導致俄羅斯語和文化的消失。

其五、反對以族群來劃分人口：以族群來分，俄羅斯族僅有兩成，但若以語言來區分，俄語人口則有過半的多數。為了反對烏克蘭化，俄羅斯族傾向以俄語人口來定位自己，以便能拉攏更多的俄語人口來抗衡烏克蘭化。

綜言之，1996 年的烏克蘭憲法賦予烏克蘭語唯一國家語言的地位，這可視為烏克蘭化的最重要進展。相對而言，在 2012 年俄羅斯族出身的雅努科維奇執政期間所通過的語言法，則賦予少數民族使用「地區語言」（regional language）的權利，只要特定的行政區內有超過 10% 的少數民族，則可准許該地區語言合法使用於法庭、學校和其他政府機構。此語言法的通過自是引來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他們認為這將會讓烏克蘭分裂為二；但從俄羅斯族的觀點來看，這可謂是其反烏克蘭化的一大進展（Elder,

2012)。不過，隨著 2014 年亞努柯維奇的垮台，烏克蘭旋即出現廢除語言法的提案，以否決少數民族使用「地區語言」的權利，只不過迄今仍未獲得共識。

二、歷史教育問題

歷史是塑造國家認同最直接有效的管道之一。自從 1991 年烏克蘭獨立以來，重新改寫烏克蘭的歷史就是一件重大的工程，該如何把烏克蘭從蘇聯史觀或大俄羅斯史觀改成烏克蘭史觀就是一件不小的工程，而要讓所有的烏克蘭公民改變舊有的史觀則是另一個工程，至於要如何讓歷史老師採烏克蘭化的史觀來教導烏克蘭歷史更是重大挑戰，尤其在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這些俄羅斯族佔顯著人口比例的區域更是困難 (Shevel, 2011)。根據研究顯示，烏克蘭政府推動新的史觀、採行新的歷史教科書雖然沒有遭遇很直接公開的挑戰，但許多歷史老師對於新史觀新課綱的內容並不會照單全收，而會自行斟酌詮釋 (Rogers, 2007: 503)。

三、俄羅斯族的分裂勢力

在蘇聯的統治下，俄羅斯族就是全蘇聯的多數族群，然而蘇聯瓦解後，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新獨立的國家之內的俄羅斯人頓時成為少數民族 (趙竹成, 2007)，俄國境外的俄羅斯人分佈在各地，其中以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人數最多，達千萬人，佔烏克蘭人口比例約兩成。人口的多寡是決定少數民族政治動向的因素之一，當人口太少不足以與優勢族群競爭時，選擇「融入」主流社會是常見的選擇 (Laitin, 1998)；然而，當人口達一定數量與比例時，選擇「發聲」來爭取權益則是理解的。從烏克蘭獨立迄今，各種反烏克蘭化的行動與論述就是發聲的具體作為。不過，當發聲已經無法滿足其政治需求時，採取「出走」策略也是可以預見的，尤其有鄰近且強大的祖國撐腰時更是如此 (Bremmer, 1994; Lakiza-Sachuk & Melnychuk, 1998)。

俄羅斯族的發聲展現在其政治參與，1997 年新成立的地區黨 (Party of Regions) 可說是代表。地區黨以捍衛俄羅斯族以及俄語人口權利為主要訴

求，在 2010 年時雅努科維奇代表該政黨贏得總統大位，並於 2012 年的國會選舉贏得 185 席，成為國會最大的政黨。期間語言法的修訂，讓俄羅斯語位階提升為「地區語言」也是在地區黨護航下通過的。2010 年到 2014 年 2 月雅努科維奇總統執政期間，應該是地區黨勢力最強的時刻，也是俄羅斯族聲音最大的時刻，當然也是東斯拉夫民族主義發揚的時刻。

然而，物極必反，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隨時醞釀反撲的勢力。其實，早在 2004 年雙方就已經交手過一次了，當年年底的總統大選，親俄的雅努科維奇和烏克蘭族民族主義者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勢均力敵，在二輪投票（run-off election）後看似雅努科維奇獲勝，但旋即被揭發有選舉舞弊的情形，而出現了所謂的「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在後來的二輪重新投票（re-run）的結果改成尤申科勝出，贏得總統寶座。2010 年雅努科維奇捲土重來，終於以不過半的 48% 贏得總統選舉，也象徵著親俄勢力的攀升。

2013 年 11 月雅努科維奇一改過去親歐的路線，中止和歐洲聯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而轉而向俄羅斯靠攏。此舉引發了「親歐盟示威運動」（Euromaidan），後來雅努科維奇更頒佈新法，禁止近乎所有形式的抗議活動，因而激起更大的民怨，雅努科維奇再度面臨被革命的命運，迫使其於 2014 年 2 月棄職逃亡，而烏克蘭也於 5 月提前舉行總統改選，由普洛申科當選。

雅努科維奇的失敗意味著俄羅斯族勢力走體制內發聲路線的挫敗，因此分裂出走成為其重要的政治選擇。自 2014 年 2 月雅努科維奇政府垮台開始，從克里米亞到東烏克蘭各地接連出現了分離運動，而俄羅斯政府也見縫插針，難掩對烏克蘭領土的覬覦之心（見表 6）。本文的結語是：由於族群問題難解，短時間內烏克蘭的政局恐怕還很難穩定。

表 6：烏克蘭重大事件表

日期	重要事件
1991.8.24	宣佈獨立
1991.12.1	進行獨立公投，獲得超過九成的支持；第一任總統克拉夫查克獲得 61.59% 的支持率當選。
1994.7.10	第二屆總統改選，庫奇瑪在二輪投票中以 52.3% 支持度獲勝，獲得東烏克蘭和南烏克蘭選民的支持，烏克蘭政局呈現東西對峙的情形。
1999.11.14	庫奇瑪在二輪投票中以 57.% 支持度連任總統。
2004.11.21	在二輪投票中親俄的雅努科維奇以 49.46% 險勝尤申科的 46.61%，但旋即因選舉舞弊事件引發「橘色革命」，最高法院裁定第二輪得重新投票，結果由尤申科以 51.99% 勝出。此舉讓烏克蘭政局陷入烏俄兩族東西對立局面。
2010.2.7	親俄的雅努科維奇捲土重來，於二輪投票中以 48.95% 的支持率險勝對手提姆申科（Yulia Tymoshenko），當選烏克蘭第五屆總統，並開啟烏克蘭親俄的路線。
2013.11-2014.2	總統雅努科維奇中止和歐洲聯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而轉而向俄羅斯靠攏，爆發「親歐盟示威運動」，烏克蘭陷入盪局面。
2014.2.21	總統雅努科維奇逃亡下台，烏克蘭陷入分裂與內戰危機。
2014.3.1	流亡總統雅努科維奇要求俄國派兵進入烏克蘭維持和平。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派兵駐守俄烏邊境，並派兵進入控制克里米亞半島。
2014.3.6	克里米亞議會投票決議併入俄國，隨後舉行公投；稍後塞凡堡特別市也宣布跟進。
2014.3.18	克里米亞和塞凡堡宣佈獨立為克里米亞共和國，並與俄國簽約加入俄羅斯聯邦。
2014.3-迄今	東烏克蘭出現武裝民兵分離勢力，造成政局動盪不安。

資料來源：整理自 Guardian、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和 Wikipedia 等媒體。

參考書目

- 趙竹成。2007。〈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分析〉《問題與研究》46卷2期，頁53-81。
- Anderson, Benedict R.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rel, Dominique, and Valeri Khmelko. 1996. "The Russian Factor and Territorial Polarization in Ukraine." *Harriman Review*. Vol. 9, Nos. 1-2, pp. 81-91.
- Birch, Sarah. 2000. "Interpreting the Regional Effect in Ukraine Politic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2, No. 6, pp. 1017-41.
- Bremmer, Ian. 1994.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Russian in the New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2, pp. 261-83.
- Calhoun, Craig. 1993.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19, pp. 211-39.
- CIA. 2014. "Ukraine."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up.html>) (2014/8/16)
- Elder, Miriam. 2012. "Ukrainians Protest against Russian Language Law." *The Guardian*, 4 July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l/04/ukrainians-protest-russian-language-law>) (2014/8/16)
- Eriksen, Thomas Hylland.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 Fournier, Anna. 2002. "Mapping Identities: Russian Resistance to Linguistic Ukranis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3, pp. 415-33.
- Hobsbawm, Eric. 1998.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Kohn, Hans. 1946.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Macmillan.
- Lakiza-Sachuk, Natalija, and Natalie Melnyczuk. 1998. "Ukraine after Empire: Ethnicities and Democracy," in Leokadia Drobizheva, Rose Gottemoeller, and Catherine M. Kelleher, eds. *Ethnic Conflict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pp. 109-28. New York: M. E. Sharpe.
- Laitin, David. 1996.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irie, Paul S. 1996.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 pp. 1079-1104.

- Ponarin, Eduard. 2000. "The Prospects of Assimilation of the Russophone Populations in Estonia and Ukraine: A Reaction to David Laitin's Research."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2, No. 8, pp. 1535-41.
- Rogers, Peter W. 2007. "Compliance or Contradiction? Teaching History in the New Ukraine: A View from Ukraine's Eastern Borderland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 3, pp. 503-19.
- Shevel, Oxana. 2011.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a Divided Society: A Comparison of Post-Franco and Post Soviet Ukraine." *Slavic Review*, Vol. 70, No. 1, pp. 137-64.
- Shulman, Stephen. 1998. "Cultures in Competition: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Threat from Abroa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0, No. 2, pp. 287-303.
- Shulman, Stephen. 2004.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6, No. 1, pp. 35-56.
- Shulman, Stephen. 2005.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Ukraine." *Slavic Review*, Vol. 64, No. 1, pp. 59-87.
- Solchanyk, Roman. 1994. "The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1, pp. 47-68.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1.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2001."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 (2014/8/16)

Ethnic Politics: The Case of Ukraine

Kuo-Pin Hsieh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Hsing-Kuo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Tainan, TAIWAN

Abstract

Ukraine, a historical borderland country between Russia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as been widely influenced by its neighbor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thnic composi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do descriptive analysis on Ukraine's ethnic issues as well as to explain its recent unres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politics. The primary findings include: (1) There are over 130 ethnic groups in Ukraine, while the rivalry between Ukrainians (77.8%) and ethnic Russians (17.3%) is the hotspot. (2) The rivalr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major ethnic groups are primarily trigger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imagined national identity, perceived nationalism, preferred foreign rela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status of Russian language. (3)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major groups are getting worse and have no sign for improvemen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s: Ukraine, ethnic politics, national identity

